



编者寄语

乙巳年秋天的末尾,去了趟武夷山,裹了件薄外套,沿着溪边往前走。

那时候清晨的雾还没散,红色的山崖隐隐约约藏在雾里,九曲溪的水绿得像凝固的油脂,江面上飘着三两竹筏,听不到一点喧闹声,只有竹篙轻点水面的几下轻响。

走到溪南岸,有条石阶顺着云雾往上盘,这就是天游峰的山脚了。石阶上的青苔长得又厚又绿,顺着台阶的纹路蔓延,像刻上去的篆字。路边的古树歪歪斜斜地伸着枝丫,叶子刚染上点红色,风一吹过树梢,沙沙的响声就落了下来。

爬到半山腰,看见崖壁上有古人刻的字,朱红色的痕迹已经斑驳了,大多是朱熹留下的笔墨,其中“逝者如斯”四个字嵌在红色的崖壁上,风吹雨打都没磨灭,让人看了不由得生出敬畏。

顺着原路下到溪边,找了位老人家的竹筏,解开绳子就顺着溪水漂了起来。两岸的三十六座山峰紧紧挨着,大王峰雄伟得像一顶帽子,玉女峰秀丽得像皱着眉头的姑娘,青黑色的崖壁、红色的山石,倒映在溪水里,就像展开了一幅巨大的水墨画。

竹筏漂到三曲的地方,看见了九龙窠,岩石的缝隙里长着几棵古树,枝干苍劲得像铁铸的,晨雾裹着岩石和茶叶的清香,往脚里钻,让人浑身舒坦。老人家指着茶树说:这就是大红袍母树,已经经历三百多年的风雨了。

这里没有钟磬声,只有溪水潺潺地流,山里的鸟儿不时叫上一声。竹筏漂到七曲,浅滩上满是鹅卵石,白色的浪花像跳动的珠子,偶尔有小鱼游过来,贴着竹筏一闪而过。岸边的芦苇摇曳着白色的穗子,秋天的野花疏疏落落的,满是野趣。

中午的时候雾散了,阳光穿过山峰的缝隙,把金色的光洒在水面上。我下了竹筏上岸,顺着小路走进了茶田。田里的茶垄整整齐齐,新摘的茶叶刚拿去烘焙,香气就漫满了整座山。

田埂上有块旧石头,刻着“茶烟”两个字,不知道是哪年留下的。我坐在石头上,看着天上的白云慢慢舒展又卷起来,山峰的影子随着时间慢慢移动,心里变得干干净净的,所有的杂念都消失了。

夕阳西斜的时候,红色的崖壁被染成了赭红色。慢慢往回走,回头看九曲溪,暮色渐渐浓了,山峰慢慢隐进了苍茫的夜色里。这一趟旅行,感受到了山水最本真的样子,还有茶香的韵味。

古人说,隐居要在山里。我却觉得,要是心里能平静下来,一条溪、一座峰、一片叶子、一杯茶,都能寄托闲情逸致。回来的路上,月亮慢慢升了起来,清冷的光辉沾满了衣袖,忽然觉得人世间喧嚣,不过是些浮尘。

那晚住在客店里,就着灯光写下这趟行程,也记下此刻平静的心情。

且听风吟

鹧鸪天·元宵节猜灯谜有作(新韵)

□ 张海燕

火树银花满凤城,寻欢觅乐踏歌行。月光走马灯前转,春色流莺指缝盈。谜有趣,趣无声,妇孺夫挽影双屏。心同复我青春梦,最暖人间枕畔风。

早春

□ 来庆明

夜幕轻开天渐朗,徐行踏晓水云旁。舒喉慢跑消清寒,喜鹊登梅唤春光。满怀喜气心中握,些许闲愁袖里藏。岁月凝香融沃土,笑迎朝晖晖夕阳。

岁月

我怀念的石磨

□ 高正平

钝响,慢慢合上了拍。那一推一转间,仿佛不是磨豆,而是在研磨着亮晶晶的时光。

于我而言,童年里最稳固的图景,便是祖母与这盘老石磨。仿佛只要它在,老屋就有烟火,日子就有温度,家,才是圆满的模样。

这沉默的老石磨,不知碾过多少轮春秋,在一圈圈往复的旋转里,在祖母那双青筋微突却无比灵巧的手下,平凡的豆子化作甘醇的豆汁,寻常的时光磨成了看得见、闻得到、喝得下的温暖。无数个清晨,一家人围坐桌前,喝着祖母亲手磨出的豆浆,吃着刚出锅的油饼,闲话家常,细数朝夕。那样安稳踏实的光景,让我一直记得。

后来,我们搬进了新院,老石磨太沉,留在了旧院,再也未曾转动。

祖母的日子骤然清闲了,不必再围着石磨操劳,可这份清闲,并未带来安乐,反倒抽走了她生活的筋骨。她眼里那簇因劳作而燃亮的光,渐渐黯了;手足间那股利索劲儿,渐渐缓了。她时常坐在新院的阳光下发呆,手有时会无意识地虚握着,轻轻推拉——那是在重复一套熟悉了半生的动作。

许多年里,我以为怀念的只是豆浆的香,是童年的暖。直到自己长大离家,在城市的匆促与喧

嚣里沉浮,被更快的生活节拍推着踉跄前行时,才在一次次回望中恍然读懂——那石磨于她,何尝只是一件工具?那是她的节律,她的言语,是她与日子对话的方式。它一停,她的世界便静寂了大半。

如今想来,祖母全部的欢喜与神采,都曾毫无保留地倾注在那循环的劳作里。乳白的豆浆里,藏着她的温柔,她的耐心,她默默无言的爱。而当石磨静止,烟火渐远,她的生命仿佛也失去了生动的注脚,飞快地沉入了暮年的苍茫。

我时常想念那盘老石磨,想念它吱呀的声响,想念满院飘不散的豆香,想念冬晨里,那个推着石磨、笑着唤我慢些的祖母。石磨碾过的,从来不只是黄豆。那是一去不返的旧时光,是祖母最鲜活的年华,是我心底最柔软、最无法复刻的故乡。

如今,我生活的城市没有了石磨,也没有了那悠长的吱呀声。只是在某些疲惫的深夜,那盘静默于故乡荒草中的石磨,会忽然在心头转动起来。用它永恒、循环的慢,质问我仓促的、线性的快;用它沉静的圆满,照见我生活的碎片。

石磨犹存,静默于荒草;斯人已逝,温蒿长存;香气如故,思念无期。而那石磨教给我的,关于如何与时间相处,我仍在笨拙地学习。

生活圆桌

化繁为简

□ 朱敏

时间过得好快,生活就是这样,不停地忙碌着,还好,我挺享受这样的过程。

为家里仔细挑选喜欢的物件,大到家用电器,小到一碗一勺,把从前陈旧的家一点点改换,赋予新的生命力。如果你仔细感受,其实所有的物件都会呼吸,和你同频欢喜,共振忧伤,像知心的朋友,满屋子吐纳着懂你的气息。也是在这样的整理过程中,我慢慢克服了对孤独的恐惧。

因为拥有众多喜悦之物,我的内心变得丰盈,目光所及之处,都是爱与温暖。煮一壶老茶,嚼几粒碎枣,翻几页书,看一部老电影,偶尔独属于自己的时光之旅都变成愉悦的享受。我不是贪恋享受,我只是想在心灵深处为自己安置一个家,安放一直孤单的灵魂,歇息疲惫的身体,补充精神的养分,等下一个日出到来之时,鼓起勇气再次出发。

日复一日的努力,换来日复一日的踏实。在生活面前,没有人能够作假,走一寸有一寸的进步,退一尺有一尺的懊悔,生活不会亏待我们,我们也无法愚弄生活。在整理家的过程中,我也在试着整理自己。我对家的第一要求是干净,桌面干净,床铺干净,茶几干净,灶台干净,多余的物品一律不要,锅碗瓢盆刚刚好,被褥枕头刚刚好,水杯茶具刚刚好,衣服鞋子刚刚好。

要得都是贪婪,留得都是累赘。睡觉不过一张床,口渴不过一杯茶,工作的台面也不过一桌一椅。把生活简化到单一,内心才会留出闲置的空间,便于接纳更丰富的情感体验。刚入冬时,天气极冷,每天出门倒个垃圾,都把人冻得神清气爽。半个多月没骑电动小摩托,等天气稍稍暖和点想骑的时候推出来一看,电瓶冻爆了,急忙打电话换了一组新电瓶。

成熟的一个标志可能就是不爱抱怨了。因为知道抱怨没用。对生活也越来越小心翼翼,如履薄冰。犯过的错尽量躲着,受过的伤尽量避着,再也没有了初生牛犊的莽撞和无知。年龄一天天增大,内心却一直渴望保持单纯。不是不谙世事的单纯,而是经历了千愁万绪千难万险千生万劫之后又重新回归的单纯。

像整理屋子,最早的时候渴望把整个世界装在家里,不管需不需要;后来,只想留下生活必需品,把时间也尽量留给最重要的事。有的人的一生,是化繁为简,有的人的一生,是化简为繁。前者,愈来愈通透;后者,越活越糊涂。我希望自己能像前者,如同这个由寒至暖的冬天,坚冰深处春水生。



盛开

郁风

小宝茶话

冷读《论语》热读《孟子》

□ 流沙江

《孟子》一书,我以前读过大部分内容,但都是选其中一篇一节来读,始终没有通读过。这次准备心无旁骛地从头到尾通读一遍,用的是中华书局杨伯峻译注本。

《朱子语类》卷一九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:“《论语》要冷看,《孟子》要熟读。”钱锺书认为,这句话可能有误字,因为《论语》难道不该“熟读”吗?而且“熟”和“冷”也不对称,因此钱锺书认为,“熟”应该是“热”字之讹,《论语》言辞简约、深邃,要用“冷读”也就是慢读的方式为好;《孟子》词气浩乎沛然,有一泻千里之势,用“热读”也就是快读的方式更能领略其气象。从朱熹到钱锺书,其所揭示的不同读书法实在高明。

当然,任何事情都不必固执,在某种情况下,“冷读”《孟子》同样也是需要的,而且别有韵味。以前我读《孟子》多采用的是所谓的“热读”方式,这次有意识地用“冷读”法,果然读出一些不一样的

感觉。我关注的不再是全篇、全段主旨,而是其中一两句话甚至一两个字词,细细品味,越读越觉得《孟子》真是难得的好文章。古人讲写作要“宗经”,也就是以儒家经典作为典范,是完全有道理的。经典之作不仅仅在于其思想,更在于其语言之神味。

比如梅贻琦在1931年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有一场讲演,其中流传最广的一句话是:“所谓大学者,非谓有大楼之谓也,有大师之谓也。”梅贻琦说过,他这句话在句式上完全是仿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中的一句话:“所谓国者,非谓有乔木之谓也,有世臣之谓也。”将孟子的语与梅贻琦的“仿造”两相对照,才能真正知其妙。也不妨说,梅贻琦这句话,亦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之髓,即重视人而非重物,重在内在精神而非外在形式。

其实,《孟子》中这样的格言式句子还有很多。比如《离娄下》谓:“孟子曰:人有不为也,而后

可以有为。”“不为”就是不要去做什么,“有为”则是要去做什么,这看似对立的关系到底如何理解和处理呢?孟子用短短一句话,就说得清晰透彻。随着年龄增长,我越发体会到,唯当毅然舍弃某些事,方可全力成就某些事,真是人生的至理名言!

多年前曾见到一副对联,上联是“有为不为”,下联是“无为无不为”。看似仅一字之差,实则暗藏玄机:初读时我只知下联暗合道家“道常无为而无不为”之旨,这次读《孟子》,方悟此联实为儒道思想的精妙融合。上联正出自上文的“人有不为也,而后可以有为”,体现的是儒家入世而守的“守道”价值观;下联则体现了道家出世而入世的“得道”价值观。二者重心不同,但又是互补关系,将两句话合在一起品味,更见其妙。

再比方说,《孟子·告子上》有一句话:“富岁子

百姓纪事

去年冬天,大雪一场接一场。一晚,我驾车从宝湖路东头赶往西头的家,二十多公里的旅程,琼花飞舞,雨刷在挡风玻璃上吱吱呀呀,一层细细的薄冰加上雾气,我不得不瞪大双眼,在雪夜里小心翼翼地向前行驶,一个多小时后终于回到街边的楼下。

站在楼下,我看到整辆车像被厚厚的棉袍包裹。为了不影晌第二天的出行,我忍着饥饿和疲惫,从后备箱取出车刷清理积雪。雪早已冻成了硬壳,任我怎么扫就是纹丝不动。正当我犯愁时,楼内走出一位个子不高、偏瘦,戴着口罩、棉帽的人。

他看见楼道门口左边的角落立着一把扫帚和铁锹,便顺手拿起:“阿姨,让我来吧!”他动作利落,手臂起落间雪块竟落地,不一会儿工夫就把车上的冻雪清理干净了。我问他是不是也住在这里,他摇摇头:“不是,我在这儿等人。”我不知道该怎么谢他,那时正是晚上七点多,街边餐馆灯火通明。我说:“孩子,阿姨请你吃个便饭?”他笑着摆摆手:“不用了阿姨,我吃过了。”

说实话,直到今天,我都不知道那孩子长什么样,叫什么名、多大年龄,在那个寒冷刺骨的雪夜,他让我真切地感受到来自陌生人的温暖。雪夜的善意如星火,点亮了寒冬。而生活中的温暖,总在不经意间接踵而至。

还记得去年“三八”国际劳动妇女节,我着急出门参加一个活动,出车时不小心撞上了旁边的栏杆,后视镜“哐”一声被刮了下来,当时的心情无以言表,只好耐着性子找到一家修理厂。从厂房里走出一位师傅,中等个头,四十岁上下,面容祥和。他看了看我。我指指后视镜:“师傅,帮我修修?”他拿起镜子看了看,转身进屋,端出一个工具箱,找出螺丝,拿来电钻,没过一会儿,后视镜就被他稳稳地装了回去。我问多少钱?他说话有些缓慢,却吐字很清楚:“不要钱,小问题。”那怎么办?我执意塞给他五十元,他却放回我的车上。来回几次,见他是真心不收,我也不再勉强。

看着这位素昧平生的师傅,我又一次被陌生人的质朴和善良所温暖。

一次举手之劳的相助,一份不求回报的厚道,让我更加相信,善意藏在生活的每个角落。

同年六月的一天,我车的左后视镜又遭了殃。因为找不到车位,我把车临时停在了后面的小区里,第二天开车时发现车左后视镜竟然也断了。调监控偏偏那片是盲区,我只能自认倒霉。自然也就想起了几个月前的那位师傅,去找他的路上,我特意买了杏子、桃子和西瓜。这次他见到我,微笑着招呼我,并高兴地接过我怀里的西瓜。我说这边的不知咋掉了。他拿起镜子,对准位置,左手拿着螺钉,右手握住电钻,钻头抵住螺盖,只听“吱”的一声,螺钉就被牢牢地钉住,就连最难下手的地方也在他的仔细丈量下,三五下除二就搞定了。师傅看我车子轮胎气弱,又拿出电充气管给每个车胎都补了气。我顺着师傅挂充气管的方向,瞥见厂房里放着一辆婴儿推车,随口问道:“是您孩子的?”他点点头,露出幸福的笑容。通过攀谈,我发现他是一个有责任心且脚踏实地的人,对他有了更多敬意。

斗转星移,不知不觉到了2026年,刚过完元旦,一大早我要赶着上老年大学,可看到出车口堵了好几辆车,怕上学迟到,便想从旁边的洗车行绕行。可那边钉着两个铁桩子,稍不注意就会蹭上,我正慢慢往前挪行,一对青年男女边走边聊路过此处,还没等姑娘反应过来,小伙子已经停下脚步站在前方,抬手为我指挥。在他的指挥下,我顺利通过。我将头探出车窗大声道谢!他回过头微笑着朝我挥了挥手。

不期而遇的年轻人,再一次让我感到被温柔以待。

这些也许对他们而言,不过是举手之劳,不足挂齿,但对我而言却是深入骨髓的温暖和无形的力量来源。

赠人玫瑰,手有余香。如今我也常常会伸手扶起倒在路边的电动自行车;下雪了会自觉到小区铲雪;放假了主动到社区公益课堂给孩子们上课……

生命影响生命,善意终有回响。生活中不经意的善举,犹如寒冬里的暖阳,予人温暖和光亮。

来自陌生人的温暖

□ 张攀

六盘山 副刊

敬请原创 首发优先
投稿邮箱: nxrbpls@126.com